

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：小说卷



西路 英雄传

王静/著

下

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：小说卷

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西路英雄传

王静/著

下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第三部 偿还

第一章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仲夏的一个早晨。肖箫很早就起床，她找出自己的白衬衣、蓝裤子，准备穿着这身衣服到学校报到，参加临泽烈士陵园的奠基仪式。

肖箫虽然是个女孩子，然而，和同学们在一起时，却很少让人意识到她的性别。她脸上很少能看出西北人的敦厚和朴实，有的尽是南方人的俊俏与可爱。她的脸既有瓜子脸的娇媚，又有圆脸的可爱，既端庄文雅，又俏丽活泼。只有眉毛略有西北人的特征，黑黑的、浓浓的，在眼眶上显得既忠诚又威武。鼻子略微向上翘着，有阴谋家的诡秘，又不失少女的俊秀。尤其是那双大眼睛，清澈明亮。在她白里透红的皮肤上，颇显几份睿智。只是她一直梳着小平头，所以，没人把她当成十四岁的姑娘来看待。

穿戴整齐后，肖箫顾不上吃早饭，就去学校了。

在老师的带领下，肖箫和同学们来到三公里外的临泽烈士陵园时，这里已是人山人海。单从人们的穿着来看，除了和她一样的学生外，还有当年的老红军们，穿着新式军服的解放军官兵以及各单位组织的干部、工人和当地的老百姓。在茫茫戈壁滩上，如此众多的人群显得很苍凉。

烈士陵园中间横放着一块石头，上面盖着一块红缎子，在蔚蓝的天空





下，那块红缎子就像鲜血一般。旁边的题词，全都是“红军烈士永垂不朽”。

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肖箫很早就知道。她时常想象着那些故事，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她会做出何等抉择？为此，对革命先辈们，她也是敬仰不已。她暗想：先辈们留给我们的除了幸福的生活，还有鲜红的旗帜和人生的信仰。

奠基仪式开始了，地区领导在讲话。肖箫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爷爷，想起照片上爷爷那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她暗想，如果照片上的爷爷，穿上一套打绑腿的灰军装，戴五星八角帽，那该多好啊！想起爷爷肖建雄的身份，肖箫不由得心里一颤。她不仅暗想：爷爷会不会也像解说员解说的那样，对红军进行过残忍的杀害呢？真是那样，我会恨爷爷的。各为其主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明，甚至违背天道，这简直就是没有人性。这样的祖宗不要也罢！肖箫并没听台上领导们的讲话，而是在想象着爷爷。从小到大，她听了太多关于爷爷的故事，作为国民党马家军团团长的爷爷，他娶了一位手无寸铁、奄奄一息的女红军，也就是他们当时所谓的“共产婆”。肖箫虽然搞不懂他们的爱情观，可乘人之危、强人所难，总该不是大丈夫所为吧？如果爷爷真的是那样残暴，我都没脸见人。如果让同学们知道，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肯定会讥笑我的，甚至会……想到这里，肖箫不由得低下了头，周眼睛的余光看了看身边的同学，发现同学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领导的讲话，并没注意她。她松了一口气，假装认真地听着台上领导的讲话。

突然，一股黑风在戈壁滩上刮起。一瞬间，飞沙走石，狂风大作，周围的树枝被折断，一些小树被连根拔起，高大的白杨树被刮得东倒西歪，树叶随着风哗哗作响。人们双手捂着眼睛弯下了腰，还有些人抱着头，等待这股沙尘暴尽快过去。

好在这阵风持续的时间不长，风暴平息后，仪式继续举行。怀着对先烈们的崇敬，人们站立在戈壁滩上，气氛显得肃穆、庄严。

好不容易才等到自由活动了，肖箫建议同学们去不远处的黑河玩。大家一听，就一窝蜂地跟着她向黑河跑去。

黑河位于祁连山下，中游正好处于丝绸古道，下游则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。由于上游的祁连山森林茂盛，又终年积雪，水源充足。使得黑河不仅养育着生活在它脚下的河西人民，而且，下游的额济纳旗更是水草肥美。

此时，它从临泽城边绕过时，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。因为当年红军就是趟过这条河向西行进时，才被西北军阀拦腰分开，致使很多红军将士，壮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。

肖箫和同学们跑到黑河边，准备下水时，发现黑河边坐着一位老奶奶，手里拿着一张照片。肖箫从她身边走过时，好奇地注意了一下。肖箫感觉，这张模糊的照片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她停下脚步，背着身子仔细看那张照片。她看清楚了，这张照片一定是在哪儿见过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她一本正经地打量着老奶奶。老奶奶穿着一件碎花白底的衬衫，黑色的裤子，黑色平绒圆口鞋，露出一双干净的肉色袜子。一头花白的齐耳短发别在耳朵背后，清秀的脸上，一双大眼睛足以证明她年轻时的漂亮。此时，她看着手里的照片，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

“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？”肖箫看着照片，自言自语地说。老奶奶发现有人说话，也茫然地看着肖箫。

“你是说我这张照片吗？”老奶奶指着照片询问。肖箫从老奶奶手中接过照片，认真地端详着，发现和父亲肖占天箱子里藏着那张照片一模一样，就肯定地说：“是的，这是我爷爷的照片，我在我父亲的箱子里，见到过这张照片，没错！”肖箫想起来了，那是奶奶去世前留给父亲的，奶奶去世后，父亲每次看这张照片都会流泪。她曾问过父亲，关于爷爷的故事，可父亲总是说，小孩子家不要管大人的事。

后来听母亲说，爷爷肖建雄是被抓壮丁时抓走的，后来成了马家军的一名团长。又听说他娶了一名红军女战士为妻。可肖建忠爷爷却说，爷爷是个叛徒，最后被自己人给暗杀了。

此时在黑河边看到这张照片，让肖箫激动不已，只是她不明白，为什么眼前这位奶奶手里也有一张爷爷的照片？难道这世界上有长相完全相似的人？那么，这位老奶奶与爷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肖箫对这位老奶奶感到





好奇，一种近似亲人又有别于亲人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不管怎么说？她决定要弄清楚，她为什么会有爷爷的照片。

“那么你是谁？你父亲又是谁？你和肖建雄是什么关系？”老奶奶惊讶地说。

“您认识我爷爷？”肖箫惊喜地说。

“你是说肖建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每次清明给爷爷烧纸时，父亲总要在一个纸包上写下爷爷的名字。这么说，您认识我爷爷？”

“我们不仅认识，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张照片也是他留下的。”

这么说眼前这位老奶奶是红军啦？不会吧？她只不过是西北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老奶奶，不管从哪里看，她身上都没有红军的影子啊！可是，我听说爷爷曾和一位女红军结了婚，难道……唉！不管那么多了，但愿她真的是红军，那样我就有红军奶奶啦！这怎么可能呢？难道就凭她手里拿着爷爷的照片吗？

“奶奶，您是怎么认识我爷爷的呢？”肖箫显出一副调皮的样子，抱住了老奶奶的胳膊，歪着头笑着问。没等奶奶回答她，她就听到同学们喊她集合。眼看大家都往回跑，她还有好多问题没有找到答案，她是不是红军？她和爷爷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奶奶身上有很多神秘的东西，而这些神秘的东西，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肖箫。

“奶奶您别走开，在这里等我，我集合完就来找您，您千万别走开！等我！”肖箫说着便往前跑去，边跑边回头喊着让老奶奶等她。

活动结束后，肖箫跑回来，发现老奶奶仍然坐在老地方等她，顿时感到莫名的欣慰。

“奶奶，您家在哪里？我送您回家，顺便认认您家的门，我以后没事就来找您玩。”肖箫蹲在奶奶身边说。

“好，认认门，跟我走吧！”说着，肖箫便扶着老奶奶站起来，肖箫随老奶奶站起来时，吃惊地看到，奶奶才到她的胸前。天啊！如此娇小柔弱的奶奶，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不易呀？一瞬间，肖箫心里升腾起两种激情，一种是由于同情，想要好好照顾眼前这位弱小的老奶奶的决心。一种

是假想奶奶是红军而使自己产生的自豪感。不管她是不是被爷爷救过，也不管她和爷爷之间发生过什么，只要她是红军就足够了。

肖箫和奶奶一起回到河西，来到南关十字一个向北的巷子里，这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落，是老奶奶生活居住了多年的家。

走进这间光线很暗的房间，肖箫几乎看不清楚房间里的陈设，旁边有一间是厨房，同样光线很暗。肖箫不由得心里一酸，一种说不出的感动，夹杂着对老奶奶的怜悯，使她对眼前这位老奶奶有种关心。

“奶奶，您家里都有谁呀？”

“就我一个人。”

“怎么？就您一个人住吗？”

“我一辈子没结婚，也没子孙，就我一个人住，多少年了也习惯了！”老奶奶说得很轻松，可肖箫突然说不出话，她的嗓子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，她哽咽着说：“奶奶，我以为……”就在那一瞬间，肖箫决定带老奶奶回家，不管她是不是爷爷肖建雄的“共产婆”，她都要带她回家，她不忍心看着一个弱小的老人一个人生活。她要把老奶奶介绍给父母亲。她不能让她一个人生活。

肖箫一心想把老奶奶介绍给母亲，她无心在这里呆太久，就催促奶奶也去认认自己的家，好让她们更方便来往。

肖箫把奶奶接到家里，母亲不在客厅，肖箫给奶奶倒了茶，她去叫母亲来。母亲在里屋缝纫机上做衣服呢，肖箫抱着母亲的肩膀说：“妈，您答应我一件事，我以后不再让您生气了，我保证好好学习，将来一定给您考上大学，您答应我好吗？我求您啦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母亲依然踏着缝纫机问。

“我带来了一位老奶奶，她好像是位老红军，她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，以后让她住咱们家好吗？妈，我求您啦！您答应我好吗？”肖箫急切地渴求着母亲。

“你爸不在家，怎么能随便留人住在家里呢！走，我看看是谁？”说着张菊花便从缝纫机上站起来，向门外走去。肖箫急忙跟在母亲身后，本想再恳求一下母亲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再找机会说吧！反正我一定要让母亲





答应，奶奶住在我们家。

“妈，这就是奶奶。”她赶紧向母亲介绍。看着被女儿请到家里的客人是位老奶奶，张菊花便忙着给客人添茶。

“这位奶奶好像没见过。”张菊花怯生生地说。

“您当然没见过，爷爷曾经救过奶奶的命。”肖箫自豪地解释，想从中找出，可以让母亲留下奶奶住在家里的理由。

“我叫杨若英。”奶奶笑着向肖箫的母亲说，张菊花没听谁说过，亲戚里有个叫杨若英的奶奶，她皱着眉头使劲地回想着。

“我是肖箫的爷爷肖建雄的战友，当年红军血战河西时，肖建雄同志救过我的命，我是红二方面军妇女抗日独立团的。”杨若英微笑着，向肖箫的母亲介绍着自己。

“啊呀！您是老红军，好啊！啊呀，喝水。”张菊花顿时感到紧张起来，好像家里来了大人物似的。刚才女儿肖箫说是位红军时，她并没在意，觉得红军与她也没什么关系，此时听奶奶说，她曾被公公肖建雄救过，这就证明，婆婆临死时提到的，说公公肖建雄在和红军打仗的时候，曾和一位女红军结婚了是真的。真没想到，眼前这位老奶奶居然是自己的婆婆。

“奶奶，您看，您大名一报，把我妈吓成什么样了，都不会说话了。”肖箫依着奶奶坐在沙发上，调皮地说。

“您吃了没？我给您做饭去？”张菊花被突如其来的事，搞得不知如何是好。真没想到，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居然还有个婆婆，这让她感到既惊喜又恐慌。惊慌的是自己还没有和婆婆在一起生活的经验。尽管原来的婆婆在临死时和她住在一起，可她老人家没过乡长时间就死了。张菊花曾渴望有个婆婆，她常说，有婆婆的人才是有福气的人。眼下，她可以实现愿望了。只不过，这位婆婆不是一般的婆婆，她是红军婆婆。

“奶奶的午饭吃过了，晚饭还没吃，不过现在就吃晚饭有点早吧，还是让我们聊聊天吧！”肖箫笑着说，看到母亲颤巍巍的样子，就把母亲拉着坐在沙发上。

“赶快去叫你爸回来，他要知道了不知怎么高兴呢。”张菊花兴奋地对

女儿说。

“我明天就去叫爸爸回来。”

“你搬出来和燕子睡客厅，让你姐和奶奶住里屋。”张菊花安排着“婆婆”的住处。

肖箫一听，暗自高兴。

“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搬出来！”

“我不和你们住在一起，我有家，你们别管我，能见到你们我很高兴，你们别操心我。”奶奶不同意肖箫的母亲对她的安排。

“和我们住在一起嘛！好奶奶，你过去也是一个人住，多没意思，就和我们一起住吧。”肖箫抱着奶奶的胳膊恳求着。

“我一个人习惯了，你要是有空就过去看看我，不用为我操心。”奶奶执意不肯住过来，这让肖箫有点犯难，她想和奶奶住在一起，一来可以照顾她老人家，另外还可以打听她和爷爷的革命恋爱。不知为什么，肖箫对此很感兴趣。奶奶不肯过来，那就只好寄希望于父亲，希望父亲能说服奶奶让她住在家里。

肖箫坐车来到父亲工作的单位——祁连山上的一个林场。父亲不在宿舍，必须得等他回来。肖箫无事可做，便顺着一条小路下山了，她来到河边，发现河水比以前少了许多。想起自己差点将小命葬送在这里。肖箫伸了伸舌头，不仅暗自庆幸，自己还活着。

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”肖箫站在山下的丛林中，等待山上的父亲。

当一切都在朦胧的月色中，显得模糊起来时，整个山上立刻呈现出一种她早已习惯了的神秘。一切都归于宁静。夜色悄悄地包围着她，在一片雄壮的森林之中。

让肖箫感到压抑的是，一些裸露在星光下被砍伐的树桩，以及周围不断扩大的戈壁滩，看上去就像一片无法穿越的死亡之海，慢慢吞噬着周围的森林和草地。山下裸露的戈壁滩上，树木寥寥无几，青灰色的石头缝里生长着一些野花和杂草，在白茫茫的大地上，那些嫩绿的枝叶看上去是多么的弱小，而它们似乎有一种与大自然抗争的决心和毅力。

然而此时，她只想让父亲早点回来，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消息，那张父





亲看了就流眼泪的照片，以及照片上的爷爷，就像画一样展现在她面前。奶奶只说她是爷爷的战友，凭感觉，她认为奶奶一辈子没结婚，她一定与爷爷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只是父亲该如何称呼奶奶呢？这是她最关心的问题。

蜿蜒的山路上终于看到了父亲的身影，他和几个人扛着铁锹，像个农民收工似的往回走。尽管内心有些急躁，看到父亲的身影，肖箫还是带着无比自豪的神情望着他。父亲显然已经老多了。鬓角的头发早已花白了，那张脸上也明显地多了几道很深的皱纹，那双幽深的大眼睛里，没有了往日的悠闲和安逸，取而代之的是忧愁和焦虑。不过他高大威猛的外表，还是会让人油然而生敬畏。其实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他耐下心来，和肖占天相处，就会发现，其实他是一个心底善良的人。只不过爷爷肖建雄遗传给他的是一副严厉的外表，他也只能接受。

只不过肖箫却从来没感觉到，父亲身上具备的这种威力，她甚至不明白，姐姐肖庆对父亲的畏惧，可能在这个家里，除了姐姐畏惧父亲，再没有谁会畏惧他。自从父亲把她视为儿子一般的教养，并教导她为人坦诚、直率。她快乐地接受着，并在生活中把这种直率淋漓尽致地演变成一种责任时，父亲肖占天似乎更乐意看到，肖箫男子汉的一面，而忽略了她是一位姑娘，一位颇具男子汉气概的姑娘。

其实肖箫身上也有不少女孩子的柔美和优雅，这都让她假小子的外表给遮掩住了。小时候她和男孩子们打架闹事，肖占天从来不说她没有一点姑娘的样子，反而教她如何与人搏斗。为此也助长了肖箫不少恶习。而这一点，她和父亲是心照不宣。

“今年苗圃地里的苗子长势不错，看来明年能指望着多种些树！”她终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。

“村，树，树。他就没有一刻不提树的，树能有奶奶重要吗？”肖箫听见父亲和别人说着关于树林的事。显然，父亲早就把她忘到九霄云外了。她生气地撅着嘴，站在小路上看着父亲。

“噢哟！这不是我的假小子吗？不好好上学怎么跑这里来了？”听到父亲那明显带着讨好口气的责备声，肖箫马上笑着走上前，挽起了父亲的

胳膊。

“小坏蛋，不好好上学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肖占天心疼地在女儿脸上拧了一下，肖箫脸上立刻就是一个土手印。只是，父亲洪亮雄厚的责备声里明显带着疼爱。肖箫伸手将他头发上的杂草取下来：“怎么？我上学难道就没有假期吗？你不休假并不代表我们都不休假，我还是有人身自由的。”说着，她就闻到父亲身上的气味。这些气味是她早已熟悉的，是她在别的地方闻着了，也会联想起父亲的气味。

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赶快跟我回家吧！”

“什么重要的事非要我回去。马上就要用苗圃地里的苗子，走了恐怕不行，我不放心那些苗子呀！”

“不放心不放心。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，瞧你多伟大呀！”她生气了。

“那好！你先说什么事，我考虑非要回去，我就跟你回去，好吗？”肖占天讨好地说。

“我找到了奶奶，就是爷爷的……”肖箫突然住口了，她发现这样称呼奶奶不尊敬，她马上改口说，“就是当年和爷爷打战时，被爷爷救下的那个红军女战士，她说她认识爷爷。”

“你是说爷爷的‘共产婆’？”肖占天很惊讶地问。

“应该是吧！我见过她拿着爷爷的照片，和你箱子里的那张一模一样。”

“你啥时候见过我箱子里的照片？”肖占天虎着脸不高兴地说。

肖箫笑着并没回答父亲。

“她是怎么告诉她和你爷爷的事？”

“奶奶没说什么，只是说爷爷当年救了她的命，她一直在找我们，没想到我们在黑河边相遇了。”

肖占天急忙走进办公室，从里屋柜子里拿出一个木头箱子，打开箱子，取出他父亲的照片。肖箫指着照片说，就这张照片，和黑河边奶奶拿的那张一模一样。

晚上，父女俩就爷爷肖建雄的故事，聊了很久才睡，第二天他们就返回河西。



肖占天夫妇在女儿肖箫的带领下，来到南关十字杨若英的家。

太阴温暖地照着这个小院。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和向日葵，五颜六色的竞相开放。

杨若英介绍说，这小院是当年的战友王定国，来河西慰问老战友时，和当地政府协商，把她从碱滩乡的一个小村子里接进了城，安排在这个小院里。

杨若英说，她做梦也没想到，这辈子还会遇上肖建雄的后人。感激之余，奶奶讲述了她传奇而艰难的一生。

第二章

肖箫坐在奶奶杨若英身边，认真地听着关于爷爷的故事。知道爷爷还有一点善心，没有杀害孤弱的奶奶。心里不免对爷爷产生了敬意。她暗暗发誓：一定要照顾好这位红军奶奶，以此传承爷爷的遗风。

“奶奶，你应该去找部队，像其他老红军一样。”肖箫为奶奶打抱不平。

“唉！走到哪里，都忘不了在这里的战友们！我后来回了一趟老家，本想一辈子生活在老家，可父母双亡，我又没有兄弟姐妹，整夜想的还是战争，和埋葬在这里的战友们。我又回到河西。我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小院里，政府每月发点抚恤金还算过得去。如今，看到肖团长的儿孙们都好，我也感到十分欣慰。”老人说着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肖占天怀着万分感慨的心情，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，他很难相信，眼前这位就是父亲所谓的“共产婆。”

面对她，自己只有惭愧。。她忠诚地守卫在这片土地上，守卫着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战友，和在那场战争中幸存下来，并为那场战争付出了一切的老红军们。对于她，无知的自己，曾在母亲死后恨过她。我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去想？难道仅仅因为，人们说父亲娶了个，“共产婆”吗？面对眼前这位老红军，肖占天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卑微想法感到惭愧。面对如此伟大的一位女性，他心里萌生的除了崇高的敬仰以外，剩下的就决心照顾好她的后半生。他突然很感谢自己的女儿，要不是她细心找到老人，他就没有机会为父亲尽孝。现在，只有照顾好她的后半生，自己才能心安理得。

肖占天无权决定父亲的选择，尽管他也曾为父亲是国民党感到惭愧过。但是，现在他知道了，父亲其实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坏人。他终于





明白了母亲说的那句话：“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将来会明白的！”是的，这句话在这位老红军面前得到了印证，在评判父亲的功过的同时，他也明白了父亲的人品，那就是他遗传并继承的善良和感恩的心。

肖占天要杨若英住在自己家里，这样也好让他和妻子照顾她。杨若英奶奶执意不肯住过来，说她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心，让肖箫陪着她住就行了。在肖占天再三说服下，红军奶奶终于答应两边都住。

肖占天决定第二天陪杨若英老人去一趟碱滩乡幸福村，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。这样，一家人簇拥着奶奶杨若英，一起回到了老家——太平乡幸福村。

肖占天向弟弟肖占义介绍着杨若英奶奶的来历。肖占义也明白了，眼前这位老红军就是父亲当年所谓的“共产婆”。他认为，母亲为了她，曾狠心地将他哥俩丢下走了，让他们哥俩吃尽了人间的苦头。而此时，看着弱小的杨若英，肖占义也没有一点恨意。他张罗着儿子去乡上买肉，又叫女儿去叫姨妈来帮忙做饭，他自己更是高兴地去叫队长张金贵，以及村里几位德高望重老人，来陪同红军奶奶吃饭。黄志新和李秀丽也赶过来帮着做饭。

队长张金贵和几位老人很快来到肖占义家，都高兴地和奶奶杨若英寒暄着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那场战争。几位老人说，当年他们都是和肖建雄一起被抓了壮丁的，他们都想逃跑，几次都没成功，抓回去被打个半死。从此他们再也不敢逃跑了。后来肖建雄当了班长，才陆续帮他们逃走。

老人们愤怒她说着敌人的残暴，他们在东教场邓家花园等好多地方，都挖了万人坑，这些灭绝人性的家伙，活埋了好多红军。奶奶平静地说，再残酷的敌人，也不能阻挡我们解放全人类的决心。只要是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，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。正说着，肖箫和母亲、婶婶等端上来了饭菜。。主食是河西有名的臊子面，几个凉菜和热菜也都是本地菜。肖占天兄弟俩热情地招呼着大家吃饭。肖占义拿出儿子买来的酒，给杨若英奶奶和几位老人都倒上，大家举杯共庆团圆。

“嫂子啊！嫂子，嫂子在哪里？”

“马家爷爷您慢点！我奶奶在上房里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干瘦苍老，满头白发，衣着褴褛的老人闯进了上房。

“马四爷来了，快请上坐。”肖占天急忙招呼着老人。

“这位想必就是嫂子吧！我是建雄大哥的兄弟马四啊！嫂子您不知道我，可我却见过您，当年您和我大哥进出福音堂医院时，我见过您。”

“这么说你也是肖建雄的兵？”杨若英说。

“是的，我一直跟我建雄大哥，至到福音堂医院最后一批伤病红军撤离时才离开，我建雄大哥把我送出城，让我回家，后来我才听说我大哥不幸被捕，要不是我建雄大哥把我送出城门，我哪还能见到您啊！”说着，老人伤心地擦着眼泪。

马四爷的泪水引起了大家的伤感，几位老人都说，要不是肖建雄，他们都不可能坐在这里见面，当年肖建雄把他们一个个偷着送出城门，大家劝他一起逃走，可肖建雄说他若逃走，部队肯定会把他弟弟肖建忠抓来替代他，他父亲就生了他哥俩，他不可能让弟弟替他送命，他要让弟弟肖建忠好好活着。

肖占天听着老辈们谈论着父亲，一边为父亲的孝悌感动，同时也暗自埋怨着，父亲用生命保护了这个家，可叔叔肖建忠却对自己……唉！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。

“马四，你不是和他们一个姓嘛，怎么他们没对你网开一面？”杨若英见大家都很悲伤，就和大家开玩笑。

“啊呀我的好嫂子，他们恨不得将幼年的娃娃都抓了壮丁，哪里还能顾得上你姓马姓驴呢！”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。肖占天趁机劝大家喝酒吃饭。大家又各自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举杯祝愿。马四爷一口喝下一大杯酒，似乎把所有的不愉快全都喝进了肚里，拿起筷子，反客为主地劝说奶奶杨若英喝好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肖占义从羊圈里拉出一只肥大的羊，和大哥肖占天一起去给父亲上坟。肖萧和母亲及婶婶，搀扶着奶奶杨若英向坟地走去。一路上，不断有人上前问候。肖占天高兴地一一回答。

他们来到戈壁滩上，在一块凹地里，一个旧的坟头前已经有人烧过纸





了，马四爷拉着牛站在坟旁边笑着说：“你们咋才来呀！我等了你们好半天了。”

“这个老霉鬼倒是来了个早！”一个白发老人说。

肖占天和兄弟将祭品和烧纸摆放在坟墓前。其实父亲肖建雄死在哪里，他们并不知道，就连杨若英也不知道肖建雄的尸体在哪里。可是，在他们心目中，父亲肖建雄就埋葬在故乡，埋葬在自家的自留地里。

肖占天跪在地上，向父亲肖建雄诉说着：爹，肖箫她奶奶来看您来了，我知道这是您冥冥之中的安排。爹，肖箫奶奶的后半生就请您放心吧！有我肖占天在，就不会饿着她老人家。我肖占天和兄弟和睦，子孙健康，家业虽说不上强盛，日子过得也还舒适。我肖占天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对他人宽容有度。请父亲大人放心。

肖占义往羊身上洒了些清水，在坟上献牲。

肖箫和弟妹们跪在地上，听着父亲诚恳的表白，也庄严了许多。

“作为肖家的老大，我会竭尽全力教育好肖家子孙，多行善积德，以维护好肖家的家风。请列祖列宗保佑肖家的子孙后代平安健康。”肖占天说完祭言，纸也刚好烧完。肖占义拿出刀子，将羊杀死在坟上。

肖占天和弟弟肖占义抬着死羊前面走着，肖箫和母亲簇拥着奶奶杨若英跟在后面。他们来到肖占义的果园里，将祭奠过的羊剥了皮，剁碎了放在大锅里煮。马四爷将牛拴在果园的树上，拿个小板凳坐在奶奶杨若英的身边，跟来的人们也都拿着板凳，围坐在奶奶身边。队长张金贵扛着铁锹来到园子里。肖箫拿了小板凳给队长坐，然后对奶奶说：“奶奶你看，好可怜的羊啊！打着祭奠的名义，却都进了我们的肚子。”坐在树荫下纳凉的奶奶杨若英笑着说：“祭奠不只是一种形式，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慰藉。人如果没有了精神，就跟流浪汉一样。”马四爷说：“做后人的不祭奠祖先要后人干啥？”队长说：“世界上只有咱们中国人是把祖宗顶在头上的人，所以我们很重视祭奠祖宗。”大家取笑队长说：“土包子什么时候也喝了点墨水？”队长笑着说：“让你们没事时多看看书，你们就知道靠着墙根晒着太阳，聊着别人的婆姨。”一句话说得大家全都笑了。奶奶说万事万物都有其生存的法则，人也一样，我们应该尊重这种法则。

“走啊奶奶，进屋吃羊肉吧，羊肉煮好了。”肖占天将队长以及跟来的老人、小孩都请进屋子。马四搀扶着奶奶杨若英走进了屋子。肖占天挑了一块羊脚肉，夹在了奶奶的碗里。奶奶说她第一次吃羊肉，是在跟随部队到古浪，遇上敌人疯狂的堵击，他们没有供给，被敌人困在城里没有吃的，就买来老乡的羊杀了吃肉。她说，从小生活在四川，从没吃过羊肉，那是她第一次吃羊肉，没想到羊肉那么好吃。再后来，就是肖建雄为了给她养伤吃过羊肉。

肖占天高兴地大谈羊肉的养身之道。奶奶却问大家，一亩土地能种出多少粮食？队长张金贵笑着说，现在条件好了，化肥施好的话，一亩土地能种出八百斤粮食。张金贵似乎找到了兴奋点，滔滔不绝地讲，如何种出高产量的小麦。奶奶说，照这样计算，十亩土地能养活二十多个人的生命，而一只羊就能吃掉二十多个人的食物。为啥？张金贵好奇地问。奶奶说，你们养一头牛或一只羊就得用一公顷土地，为了将它们快速喂大，还要给它喂供人吃的谷物。算下来，你们吃一只羊就相当于让近乎二十个人饿死，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再吃羊肉了？奶奶微笑着看着大家说。而且羊肉吃多了，会有更多的人养羊，养羊的人多了，大西北脆弱的生态就会遭到更大的破坏。

张金贵惊奇地问奶奶，羊怎么会破坏生态？没等奶奶开口，肖占天抢先说，过度的放牧会让羊吃掉保护地表的一层草皮，地表膜没有了，风一吹就会扬起尘土。沙尘暴一刮，整块土地将寸草不生。这就是大西北沙化的主要原因。

奶奶说，我们不要过多地宰杀动物，要知道，保护了动物，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！马四说，老嫂子，没那么严重吧！这羊啊牛啊不就是供人吃的嘛，要不养它干啥？奶奶说，人如果吃肉多了，不但脾气暴躁，还会生病，甚至短命。人应该吃素食，吃素食不但长寿，而且心情也很舒畅。马四摇摇头。奶奶看着马四说，你还别不信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。如果我们过度消费，大家就会陷入资源枯竭状态。如果资源严重匮乏，人类就会为争夺资源而发生战争。所以，不要让自己的嘴吃尽天下的物种。奶奶虽然是对马四说的，可队长张金贵听得很认真。他点

